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趙氏鐵網珊瑚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周鋐

謄錄監生臣洪策

子部八

趙氏鐵網珊瑚　　藝術類一書畫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趙氏鐵網珊瑚十六卷舊本題明朱存理撰末有萬歷中常熟趙琦美跋稱原從秦四麟家得書品畫品各四卷後從焦竑得一本卷帙較多因兩本互校增為書品十卷畫品六卷其先後次序則琦美所隲定而

又以所見真跡續于後稱秦氏原本無撰人姓名別有跋記作者姓名後佚去不復記然非朱存理也據此則是書乃趙琦美得無名氏殘稿所編其稿既不出于一家且琦美又有所增補題朱存理撰為誤矣雍正戊申年希堯嘗刻此書其跋稱別有一本十四卷者傳為存理原本今亦未見又世傳存理所作珊瑚木難四卷所載名蹟亦皆有自跋語與

此本體例迥異則此書非出存理手愈可知也然所載書畫諸跋頗足以辨析異同考究真偽至今賞鑒家多引據之其書既爲可採則亦不必問其定出誰氏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趙氏鐵網珊瑚卷一

明 趙琦美 編

石鼓文

烏乎三代之文字之存於金石者惟禹治水文穆王吉日癸巳史籀石鼓夫子比干盤銘延陵墓碣及法帖所載皇頡文廿八字間見商周鼎彝欵識而已夫蒼夏之文漫不可攷吉日癸巳延陵墓碣數字而已比干盤銘

世復罕用商周欵識又不多得法帖所載翻摹失真然嚴正婉潤端姿旁逸銛利鈎殺自然而無涯生動而神馮機發秀出惟石鼓文焉耳矣寶泉所謂遠則虹伸結絡邇則瓊樹離披旨哉言也惜其歲久剝落至唐始顯遂至紛紛疑議歐陽文忠謂其書非史籀不能作但疑其自宣王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理豈得存是不然也夫石刻之易漫者以其摹搨者多故也今石鼓委置草莱泥土之中兀然不動至唐始出以故完美如初况其

石之質頑性堅若世為碓磑者哉此不足疑一也鄭漁仲謂是秦篆因其以殹為也見於秦斤以丞為烝見於秦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為帝亦可為王秦自惠文稱王始皇稱帝以為惠文之後始皇之前所作也余按易書經文無也字則知古專用殹丞字正當從山取奉丞高意六月宣王之詩也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吉日宣王田獵之詩也曰天子之所曰以燕天子祈父刺宣王之詩也曰予王之爪牙此不足疑二也溫

彦威使三京以為後周文帝獵於岐陽所作葢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語而云也尤為謬妄夫自秦漢晉宋隋唐以來茍能書者如斯冰瑗邕諸人皆名後世豈後周人有能書若此而不名乎况其詩詞嚴古尤非南北朝時所能到者且蘇朂韋韓諸公去後周未遠不應繆稱如是此不足疑三也故今斷然以為宣王田狩之詩而史籀之書也葢宣王田狩岐陽之詩從臣贊美刻詞出於一時若車攻吉日則田獵東都時所作者其

詞多與石鼓同如我車既攻我馬既同修備之詞一也麀鹿麌麌麀鹿趍趍獸多之詞同也車攻曰四牡龎龎四牡奕奕吉日亦曰四牡孔阜蓋即石鼓趍趍六馬四馬其寫之謂也它如駕言徂東駕言行狩即我其用道之謂也曰之子於苗即君子之求之謂也曰選徒囂囂徒御不驚即徒驂孔庶既从既簡之謂也曰建旐設旄悠悠旆旌即其斿鼎斿之謂也曰赤芾金舄即華敕填填之謂也曰會同有繹即表樂天子之謂也曰決拾既

攸弓矢既調即闕　調弓秀弓孔碩彤矢族族之謂也曰兩驂不猗不失其馳即左驂旛旛右驂騝騝之謂也曰助我舉柴即我鹿允異之謂也曰大庖不盈即我公謂大害不余及之謂也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以燕天子即君子乃樂天子永寧之謂也曰吉日維戊吉日庚午即日維丙申之謂也曰田車既好即田車既安我車既好之謂也曰從其羣醜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即我以隮於原我戎止射其來大有其來遺遺之謂也曰儦儦

侯侯即㷯㷯闕之謂也曰既張我弓既挾我矢即秀弓時射射之族族之謂也曰溹沮之從即於水一方之謂也曰殪此大兕即我敺其特之謂也又况石鼓漫滅者其詞繁而不殺不若車攻二詩嚴肅簡潔足該十篇之意故偶見删削也古詩三千餘篇而夫子定為三百十一篇此類是也若以不見收録而遽以是疑之則論語所引幾何而素以為絢兮之詞偏其反而之句皆逸詩也豈可以是而盡疑論語乎前人音辨者多皆有得

失或前後相遠者有之或多寡不同者有之歐陽集古所錄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胡世將資古所錄雖後出可見者四百七十有四吾衍氏比資古又加三字余得宋時搨本雖不能如集古資古吾氏所載然比今世所有者極為精好因裝潢成軸每鼓後以釋文譜之其闕文依吾氏潘廸補以圜方朱書杜甫以下諸賢詩文時一觀焉則儼如對古人矣時洪武乙丑夏五月朔後學

趙則古書

洪武丙寅春正月十三日同舍弟綸訪撝謙先生於餘姚之塢山夜宿墨窓燈下獲覩石鼓文卷為之歎賞慈溪後學孫經謹題

後學張壹民在考古臺觀

洪武丁卯秋七月既望滎陽鄭桐拜觀於龍泉山房

石鼓文隋唐以前未見紀録自蘇朂而下名公闡人稱述者始衆或以為周宣王時太史籀所書或以為秦人之篆或比為西魏後周之制作評論紛更莫之適從雖

歐陽文忠公之博古猶未免以其文細刻淺歷年深久而不漫滅為疑焉余友趙君撝謙獨能脱略舊聞辨正浮議定為籀文而不惑其高見遠識可謂度越前人什伯矣然前人皆以十鼓為十篇余則以為一詩而十章不知撝謙以為然否嗟乎自周宣時逮今二千餘年石鼓之顯晦每有關於文運之興衰今自變故以來其存沒未可知而𩊠包輦運金填㰅護固不可復得乃得吾撝謙訂正而發揮之其亦籀文之幸也歟吳坦跋

郡學舊辟雍中有岐陽鼓古今所聞十左右各惟五離

離大星隕兀兀壞雲補纍纍營竈減落落陣沙聚質若

切玄玉制若覆冷釜氣若鎔五金文若斷釵股孤峰割

秋瘦千龝耀春嫵森嚴列戈矛闕 冠章甫厓氷溜靜

懸海暖浪掀舞摧舟半折軸敗舫或遺艣小龍彭蠡歸

大鵬扶搖舉斷苔明碎錦古墨漬潤礎思昔委秦郊雷

電驚草莽來牛礪其角鑿臼加以杵幸今依聖宮星日

照廊廡圭璧闕 其儀爼豆闕 脫非天意憐或是明

神祜深詹白晝永老屋祥鸞翥晴連畫戟陰冷濕宮墻雨諸生獲講解髦士資訓詁啓鑰煩竪閽碑本利商賈闕詞表姬周闕語懷李杜雄章迭鏗鍧遺恨寄酸楚紛紜歐蘇作詰屈吾鄭譜稱評雖靡定仿像詎非古䲡生千載下匏繫三江滸神徒馳周南足不出城府適從遼碣役遂作幽燕旅平生慕奇聞一日獲佳覩初臨色愈莊闕狎氣斯沮如親至東都揖讓申與甫如親與田獵摶攫兕與虎如盧藜莧腹烹太牢肥羜如洗蟬蜩耳聆

笙磬柷敔羈愁破昏懵喜氣浹眉宇時維躔壽星歲甲
在彊圉天寒號鴟梟城荒茂禾黍宗周本予懷覽古亦
天與摩挲重闕詞踧踖愧庠序聊陳曹鄶風或繼韓蘇
武洪武丁卯秋九月余在燕城觀石鼓因賦此四十韻
以紀一時之勝覽今年春鄉友趙撝謙氏持墨本來京
師遂俾余録諸卷尾然前賢鉅作悉列於右璧之甓甌
瓦缶參乎商彝周鼎間祇覺形聲之醜陋耳觀者當嘉
撝謙之好古而恕予之狂妄云巳巳三月廿八日越唐

志淳謹書

古文不可見籒也遺芬芳去今二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逢冠劒士濟濟游巖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僎隷皆正人從知史臣良况在文武日闕　寧少忘西旅貢厥獒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闕　哉詞語閒未及闕　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収藏起我闕

題詩增慨慷洪武巳巳春三月雲間顧文昭題

羲皇妙心畫人文始胚宣後聖更有作載籍日燊然成
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綱用弗墜厥徳未為愆偉哉
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云闕揆後言猶賢嬴秦一
何愚盡滅古簡編闕刻李斯文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
踵掃跡如闕烟孔壁遂啓藏闕亦偶全於今二千載
闕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日麗中天闕湯無存人
心復闕先賢聖去我遠魯魚闕筌安得周召徒為唱
麟趾篇洪武廿二年夏四月望寧海盧原質題

予為鳳翔醝所官歷九載數至岐下求石鼓之遺跡竟不可得究往往於鳳城士大夫家詢見殘墨本一二幅然亦贋非真也獲覩古越趙撝謙先生家世藏石鼓全碑誠西周故物也其文類小雅車攻吉日詩攷之信然予何幸因撝謙先生見此文也前國子監學録江右張瀚跋

洪武巳巳夏四月望詹希元觀

洪武二十二年五月一日解縉觀

貝州董倫觀於白下其樂軒時洪武己巳五月一日也

洪武己巳夏五月始豊徐一夔觀於杭學東齋

己巳夏五月晉陽昇景敬觀於杭庠之崇文閣

岐陽石鼓文周史籀所作昔人以為宣王時物銛利鉤發為大篆之祖自後別為十有三源分派衍沓見錯出若李斯崔駰蔡邕李陽冰諸前烈以篆名家者率本闕於此昌黎韓公眉山蘇公詠歌深致重焉舜江趙先生撝謙得古刻完本裝潢成軸躬為音註乃可辨認後列

古今論著參攷互訂用車攻吉日詩比例而同之至謂周雅偶見删削蓋昔人所未發之旨所書篆隸渾厚高古如見史籕於千百載之上則觀人文以化天下者舍撝謙其誰哉時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鄉貢進士將仕佐郎廣信府儒學教授四明鄭真識

洪武二十二年秋八月望日端木孝思觀於南州之高士亭是歲秋八月中秋後臨江張美和觀

舟次姚江宿於學舍柴公出示此篆乃周宣王史籕所

書也予攻篆畫既久尚未能窺其涯涘信古人不可企及也宜寶之王尹寶

洪武巳巳八月廿有二日錢塘高讓高德暘盱江黄金華同觀於廬陵郡庠

石鼓賦　　　　鄱陽周伯温造

予嘗攷古石刻而岐陽石鼓為第一每讀韋韓蘇三君子之歌心益奇之訪諸士夫具在京師欲往一觀而無繇也皇上踐祚之始年有詔置石鼓太學遂列於宣聖

廟之闕　埶尊之也明年改元皇慶余列國子生撫玩之
獲償所願夫以三代遺物置庠序中盛典也韓詩有云
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蓋欲而不得故其
之烏乎韓公不得見於昔時而吾輩得見於今日何幸
如之輙為賦曰周有石鼓今在辟雍列闕　而甲乙相
輝映於西東紛質理之泐蝕偉形制之穹崇有文秩秩
有詞渢渢法皇頡之妙畫續小雅之變風蔚兮九天之
儀鳳蜿兮六闕　之神龍欣獸魚之物庶嘉車馬之攻同

歷歷兮瓊林森疎於玄圃依依兮晨雲隱見乎蒼穹嗟追琢之渾厚或制作於天工於赫宣王弘振頹綱四國既逐百軌既張睠兹農暇載闕戎行踵武前人蒐於岐陽史籀才藝當時俊良播於聲詩勒之琳瑯其行之不一者因樸質之自然其數盡於十者表治極而功闕戰國暴秦而韜晦者抑貞介遠其汙辱歷兩漢六朝而不泯沒者必神物為之護防歲紀茫茫顯於李唐韋韓歌之譪其有芳迄宋宣和斯遷於梁金人襲汳遂歸朔

方維天子之龍飛燦文運之日昌誕降德音輦登上庠文石重藉周軒闕旁六經彝訓因時表章大比曠典同日舉揚闕遐縱觀陳迹復彰嗟夫九州之鼎已沉淪而不可得岣嶁之石又漫滅而不復有惟斯文為至寶實終古之罕偶闕摭之有遺不見稱於魯叟何人之蚩蚩蹇一為曰闕文存庯詒永久後乎此者豈無祖龍之頌功茂陵之封禪亦皆埋仆於榛莽雖萬一之或傳適足以著其君之無取然則石鼓之周流於世者天非

徒壽之蓋以寄古文於不朽也迺作詩曰刻石鼓兮周賢王闕之學兮自我皇紛冑子兮樂未央日詠歌兮揚揚維大道兮無疆齊地久兮天長惟斯鼓兮作配勿壞兮勿傷闕億齡兮於闕耿光

士彪昔嘗從事於玉雪坡内翰先生鄱陽公之門得公石鼓賦遺稿久矣近來海外因獲拜觀石鼓碑刻於瓊山提學攷古先生函丈命區區書公所賦石鼓文補綴於卷云門生馬士彪敬書

正德丙寅冬十一月長至前十一日臨川王英拜觀

蘭亭定武本

長樂許將熙寧丙辰孟冬開封府西齋閱

臨川王安禮黄慶基同閲元豐庚申閏月十日

朱光裔李之儀觀元豐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李秬王景通同觀闕戊七月十八日

王景修張太寧同觀

元豐四年孟春十日又同張保清馮澤縱觀文安王景

修題

仇伯玉朱光庭石蒼舒觀元豐五年四月廿八日

昭陵永閟千年跡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第一本

石今焉往落東吏

君家何處得此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

更有諸賢題姓字環潤王容敬題

右定武蘭亭古本平章冀國文定郝公家舊物也公子

嗣於參政初學翁取愚古錞于一遂以此見惠時公有

三本皆是一石所拓以此卷有前宋諸公題名故擇以見付餘二本後公皆以遺人其達如此謹題以志來歷

炳記

天歷己巳閱於願學齋四月十日重識

明年暮春三月重閱

天歷二年四月十日閱於願學齋因換籤題

天統乙亥三月清明日重閱

至正乙酉十一月十一日太原王守誠觀

至正丁亥三月三日因閱重識

愚嘗界幅紙求松雪趙公書公臨蘭亭序見寄後題略云古今善書者必以王右軍為稱首右軍諸帖當以蘭亭修禊序為第一彥暉當知此意也其言可謂要而不煩矣愚幼知學此因公之言加篤好焉郝府所藏二本與此同一石拓者一本題云尚書何㮚題其一本則松雪翁困學鮮于氏之所審定也此本必嘗為二公所觀豈以宋賢題識為定遂不復有云以示讓與至正七年

四月十三日久旱而雨是日晴霽書於願學齋

素與初學翁之家督至道待制同事史院情誼若骨肉未嘗及此帖何耶吳徵君大梁相見劇談數日歡若平生亦不以相示兩公皆當世博雅君子感念存歿臨書長歎臨川危素識

翰墨風流冠古今鵞池誰不賞山陰此書雖向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

右宋南公題定武蘭亭詩附錄於前此詩為識者指

迷不黜俗目近光堂史豫章熊夢祥書於鳳凰臺之

松雪寓軒

紳在吳中見吳興趙公所收定武時新得於一僧公方赴召自杭抵京舟中題者十有七次此本乃大梁吳徵君所藏先後題者七次乃知二公篤好之情南北千里相契如此但恨二公今皆仙去未得交相題識以為世寶乃使若紳者執筆卷末不勝愴然齊郡張紳謹識

辨說蘭亭猶聚訟精良此刻更何疑辨才付囑昭陵後

王匣為麈世祚移倪瓚壬子人日

近臨川饒氏家多法書藏蘭亭數十本晚始獲定武一刻酬以厚直每有至寶難得之歎今此本紙墨尤舊固知復不易得矣彥廉宜寶之渤海高啓題

唐石刻蘭亭在石晉時契丹入中國遺落䖍郡至宋守臣始以獻於朝徽廟甚寶惜之巳而女真復入中國挾之以去此石兩遭兵火之禍而墨本尚存當為中國千萬年寶也洪武壬子秋稽岳王彛識

昭陵以繭紙從葬世不幸不得以見真蹟猶幸得見定武本故後人摹效彷彿乎晉風此帖墨紙佳拓手高宜寶藏也張適

蘭亭舊刻

至元四年春二月廿五日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曾觀

蘭亭書家之楷則學者未有舍此而能者也今觀此刻雖後闕定武世亦罕有得之可尚矣趙雍

巖借觀累日得其妙處石民瞻

歐陽永叔嘗跋蘭亭序謂真本已歸昭陵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今觀此刻與尋常所見者亦異永叔之言亦信矣

千文傳題

已賺君親走晉陽老僧猶未識蕭郎聖圖本為天同大誰謂橋山善守藏右題蕭翼賺蘭亭圖遂昌鄭元祐

蘭亭帖不問刻之精否見者無不愛玩為其流風餘韻

有可把也蘇人錢良右

蘭亭詩序為書家之六經而善本絶難得學書之士雖不得善本茍能彷彿於其次者亦勝於學世俗書也近自吳興趙魏公書法遍海寓學者僅得其形似而古意皆無如啖蔗徒咀嚼其餘全不見其味耳孤蓬倦客陳方題

世謂修禊帖實書法之楷正者然太宗得之以為珍玩則皆出蕭御史之計耳及歸昭陵雖數百年間而御史

之謚名為不泯則與進藥石之言者異矣噫御史以恥而為耶不以恥而為耶若御史以此而為恥則溫韜輩同可恥也今觀此本亦未敢擬於定武恐亦定武之別派者淮南集槩

昭陵璽紙已成塵棗本傳來轉失真小黠大痴何足較從今著眼看時人海虞釋祖偁日章

蘭亭書法諸公論之詳矣石刻佳本尚猶難得況其真跡者乎大雲道者福聚白雲

蘭亭善本世人好尚惟恐鉤致不為已有然善本豈易得哉昔太宗好甚俾蕭翼竊之得以自珍翼御史也乃盡忠耶抑亦臣子之道若是也耶大名知玉成

定武蘭亭石刻為薛氏取去世之傳者寖以失真今觀此本以姜白石偏傍考較之頗不相遠至於僧字之辨則有黄伯思之説識者當自知之永嘉鄭僖天趣

定武禊序五字未缺時本最為難得是卷雖未敢斷為李學究家所拓然筆意神逸尚可見其彷彿也至元五

年已卯四月吳郡陸友題

蘭亭序自從葬昭陵後為温韜發墓而泯沒不知所存惟唐定武刻本傳世尚有典刑後之好事者轉相摸倣翻刻則有肥本瘦本三字五字損本之異以偽雜真論說縱横去古愈遠余不諳字學景文持此卷徵余評可謂求道於盲者也諸公既鑒賞之士已審定僕亦確信其為善本至元六年後庚辰歲十月望吳江用拙道人張淵清夫題時年七十有七

賺出那知翼與詢人人牽引説昭陵阿苑書法能參透不問行間一字僧俞煒

禊帖之妙古今字書絶冠筆跡不可得而見矣石刻之最世傳定武宋末權勢百計巧取豪敓歸之悦生堂者不啻三數十本厥後不知散落何處尤物移人亦足異人此卷筆意灑落有晉人態度何必號稱定武以虛名為累耶至正元年八月十九日大癡道人黄公望

文陵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芒令自滅如出掘筆端臨

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完貞觀賜搨本尚或評衣冠茲實兵火餘分派非殊源妙用無隱跡神明尚復還秘藏偲不廣摹勒金石刋庶幾將墜法可續後士覯來者倘護持所正敢璵璠右薛道祖題修禊序詩辛巳良月吳陳深書

題蕭翼賺蘭亭圖

笑談相對各懽顔那信蘭亭去不還千古昭陵遺恨在忍將真本落人間檇李釋若舟別岸

蘭亭禊序帖右軍得意書也唐太宗酷愛之蕭翼時為言官不能回人主玩好之癖以計取辨才所藏真跡卒以從葬昭陵辨才佛者以物為留礙固為可鄙而昭陵之殉又不能免王孫之譏來者從可觀感焉至正七年四月十三日番陽釋廷俊為景文先生題賺蘭亭圖後

世傳蘭亭璽紙已殉昭陵乃蕭御史計取僧辨才者人主之所好不當爾也文皇思以貞明治天下是必不然故予以為好事者為之若然則異日温韜之事亦佛氏

所謂報緣者耶此定武本也因觀故及之谷口生鄭元善長卿

字書為六藝之一使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蘭亭帖其一也當右軍燕集時書以紀一時之事初不計其傳遠與否也自定武墨本散落人間孰不取法焉然以天下之廣歲月之既多無一人能及之者已往者不可見其來者未可知藝之至於至善無以加矣世之堅良者莫貴於黃金白璧萬毀萬滅淪於瓦礫者何可勝數而此墨

紙也後人寶之者則指之曰此吳景文家所藏某字闕某字損視千載如昨日則其所謂堅良者不知幾成毀矣一藝之精可傳不朽况其大者乎張遜題

晉之書王右軍為稱首右軍書禊帖為標凖然禊帖之名不著於晉而著於唐者葢唐以書判取士自天子至於庶人皆能知書故也右軍真跡入昭陵後沿唐至宋舉世摹本刻石不下什伯雖其才情筆力非復晉人風流然猶庶幾雄秀之氣仲敏文出吳君景文所藏善刻

弋陽樗散道者李纘謹識其尾

蘭亭真跡世不復見所見者唐人摹搨鈎臨耳石本以定武為佳此其流亞與姑蘇高玄復震卿

不知蠶客是朝紳邂逅全無一語真賺得王書天上去老僧方識世間人梅屋道人書右

二王墨刻

不學蘭亭貯屋梁宓妃旻倩出裝潢王家舊物足羲獻絕勝遺金發窖藏商丘宋犖

晉人真跡千無一真往往皆唐人臨摹唐摹既少米氏所謂石刻高者可降真跡一等此二帖紙墨絶佳借觀累日得其妙處汾亭石巖

右王右軍東方畫贊唐人歐陽率更得其筆法自成一家者大令洛神賦間以章草柳誠懸賞謂子敬好寫是賦人間合有數本此其一也似不誣矣故鄉先生海粟王君舊有此帖二未及裝潢而先生歿其仲子東字起善者得諸故篋即成軸以龔藏是亦以手澤之氣運所

存匣特為古人翰墨之重也蘇人錢良右敬題

二王翰墨妙絶今古筆法初本鍾元常後世尚王而少及鍾者亦猶周公孔子尊孔而不及周也友人王起善一日見示右軍書曼倩畫賛大令洛神賦是其尊人海粟公所藏誠先朝故家舊物起善宜珍藏之毋為蕭生所惑也元統乙亥中秋日吳壽民書於蘇臺寓舍

書法以隷為楷世謂之隷楷漢魏而下鍾元常善隷書尤工小楷晉王右軍得其法所書樂毅論黄庭經東方

朔畫贊各臻其妙右軍亦自謂他書皆不及之故其轉折端方一拔一拂遒勁妍美若雅士立朝垂紳正服濟濟儀容復如蟬翼鳥翅俱有翩翩自得之狀大令所書洛神賦非止一本是書多用章草法漢魏風軌粲然可觀二帖皆石刻中善本況得覩其真蹟者又何如耶顧復仁甫

曼倩儀刑漢廟堂洛神風韻魏文章千金石刻人爭購筆陣猶堪識二王弋陽山樵李纉

還四十年前客丁景仁書館題此詩白雲師持以見示
瀕仰疇昔為嘆息不置闕瀼居闕
二王筆扎為古今書家宗祖言書者必稱羲獻雖父子
之序當爾而書之等第亦由是而見焉然子敬嘗自謂
其書過父至觀題壁乃心服是卷以二帖合而為一豈
無意耶和氏之璧截肪而凝雪使天地間有二焉亦不
並闕矣汴段天祐
由籀而篆篆而隸隸而楷楷至二王蔑以加矣此東方

畫贊洛神賦確乎見重於後世也近攻隸書者自負軼出江左追踪漢氏凡稍涉永和法者則訾之曰此晉字也使誠知晉字爲六朝唐宋之冠則無是語惟其未見二王妙處輙於似晉者而輕肆雌黄之口而於二王其何傷於日月乎王起善家藏二帖雖是碑刻精神韻度自是絶塵他日有訾晉字或一見之豈不愧汗浹背乎

至元二年丙子歲夏五八日天台舒叔獻書

兩帖古意渾然與世俗諸本頓異視規規然求其形似

而無神情者相去遠矣善學柳下惠者無如魯男子要當以此評書可以得名人髣髴至正十有八年秋七月廿六日趙郡蘇大年凝潤軒中題

法書家許王右軍畫像贊洛神賦矜莊嚴肅之像今觀此刻信然而大令以章草法書洛神賦尤為奇偉王君其寶藏之朱德潤題

谷陽龔先生子敬為僕題唐丁府君墓銘有云祖孫一氣雖遠猶親古人所以嚴祭祀之義今觀起善遠祖

右軍大令二帖乃其先子海粟齋所藏手澤存焉展卷

起敬濟陽生丁應棨

書法流傳晉及梁石文中斷象天潢君家闕家雞在

松墨精微更世藏

晉賢妙筆陣堂堂鑒賞元暉繼阿章父子吳興生聖代

風流彷彿似諸王至元丙子暮春重觀於起善齋用宋

李二君韻奉題應棨

薛尚功摹鍾鼎彝器欵識真蹟二十卷

鍾鼎欵識法帖二十卷趙孟頫鑒定

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後十一日外孫朝請郎新知江闕軍事楊伯喦拜觀於廿四叔外翁書室

後二十年弁陽周密得之外舅泳齋書房

集金石録者多矣尚功所編尤為精詣况其墨跡乎予舊於山陰錢德平家屢閱之誠奇書也至正元年十二月甲子鑒書博士柯九思書於吳氏遜學齋

錢塘薛尚功摹集三代彝鼎欵識文凡廿㔾較其器之

墨跡筆精墨妙過之又其討論有出於博古考古諸書之外前輩博雅精詣如此彼困而不學竊好古之名自比於米顛者得不有媿方外張天雨老學齋觀

予讀薛尚功集古金石文常歎其博及見謝長源所收尚功寫本乃知金石刻僅得其半而寫本字畫爲精夫學至於博而精豈特論藝文而已至正元年後五月廿二日臨武斡玉倫徒克莊在武林驛書是日以潘雲谷墨試張掖劉伯温所遺黄羊尾毛筆

至正七年秋八月十二日白野巴哈觀小篆

番陽周伯温觀於中吴寓舍正篆

姑蘇王行觀

嘯堂集古録

景春沈君居樂圃坊與余同里閈且嘗同游可村賀先生之門一日過景春所居出嘯堂集古録見示嘗試觀之由秦以前三代之器若敦槃尊彝鼎鍾甬權之屬無所不有每列一器必摹其欵識而以楷書辨之剌畫甚

精殆不類刊本讀之者文從字順如游商周之庭而寓目焉可謂奇矣坐客皆啫啫稱歎予謂景春平生寡嗜慾酷好收書有別業在閶門西去城僅數里景春昔嘗居之人有挾書求售者至必勞來之飲食之酬之善價於是奇書多歸沈氏集古録其一也昔人有以千金市馬者得駿骨與五百金逾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景春嗜書與昔之嗜馬者何以異哉吳中多好古博雅君子將以載酒肴問奇字者踵門而來景春不寂寞矣客曰

然請書之元統改元十一月廿又六日吳郡干文傳題

漢鍾繇真跡一帖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絕遂使强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內侯季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髮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為

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録其舊勲矜其老困復俾一州俾圖報効直力氣尚壮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異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干冒宸嚴臣繇皇恐皇恐頓首頓首謹言黄初二年八月闕日司徒東武亭侯臣鍾繇表

右漢鍾繇薦季直表真跡高古純朴超妙入神無晉唐插花美女之態上有河東薛紹彭印章真無上太古法書為天下第一予於至元甲午以厚資購得於方外友

存此山後因飄泊散失經廿六年不知所存忽於至正九年六月一日復得之恍然如隔世事以得失歲月考之歷五十六載嗟人生之幾何遇合有如此者後之子孫宜寶藏之吳郡陸行直題於壺中時年七十有五

書家之有鍾王猶儒家之有周孔令之學者出口惟云二王而不言鍾猶稱孔子孟子而不及周公也伯幾此論真能為元常出氣東平畢良史

成侯在魏銘功五熟釜為魏宗臣豈獨勲業為不可及

其楷法傳於世者亦不可企及若戎輅表是也此卷薦
焦季直表其法度與戎輅無少異漢季楷法全是隸其
古雅可見於後二王為翰墨宗匠顧豈能外此哉分湖
陸隱君酷嗜古今淅右法書名畫多出其家此卷尤隱
君所寶者更五六十年而復歸於隱君洵神物去來真
有神護云遂昌鄭元祐題
袁昂論書云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實亦多奇又李
嗣真謂鍾元常正隸如郊廟既陳俎豆斯在又比寒澗

閣壑秋山嵯峨虞世南云鍾繇馳騖曹喜蔡邕傚學而致一體真楷獨得精研夫能書之士其評品鍾書如此其重也然唐文皇論鍾書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黄長睿謂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闗某等帖字皆匾濶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為修乎長睿又云漢隸運筆結體圓勁雅淡字皆匾而弗橢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諸帖古隸典刑具存夫真賞之士其推奬鍾書如此其至也此卷鍾元常薦焦季直表真跡世不

多有仔細觀之果符諸賢之論而其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蓋其楷法去古未遠純是隷體非若後人妍媚纖巧之態也或疑此帖唐人所書其間民字缺而不全夫民字之不全特唐人避諱而刓撥之非不全書也痕跡猶存端可察識觀者亦觀其筆勢字體與夫英氣雅韻不可舍本而求末遺精而究麄也要當鑒以心目至正十八年戊戌五月望日袁泰題

東觀餘論云自秦易篆為佐隷故漢世隷體尚有篆籀

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法皆出於漢隸率匾正今存於世若元常尚書宣示等帖世將上晉元帝二表逸少曹娥帖子敬洛神賦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在至江左六朝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閒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然獨歐陽率更虞永興易方為長以就姿媚後人競倣之遽不及二人遠甚鍾王楷法彌遠矣余觀此帖誠元常之合作若

黄長睿之推而得其詳論而極其至且究其字體之變更似為此書發也不可不重識焉至正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泰再題

右鍾元常薦季直表真跡黄初到今千二百餘年矣而紙墨完好希世之寶也應禎往年在天府獲觀二王真跡今復於相城沈啓南所得觀此區區餘年何多幸也同觀者吳江史鑑曹孚汝泰崔徵葑門朱存理弘治四年人日吳郡李應禎記

史載鍾太傅事魏殊有偉績此薦季直表又見其為國不蔽賢之美其書平生所見特石刻耳若真跡之存於世者則僅止此啓南所藏法書甚多吾固知其不能出此上也吳寛

褚摹禊帖　中縫折處鈐墨寶小印後鈐墨寶印武功印

蘭亭軸後

有若象夫子尚興闕里門虎賁狀蔡邕猶傍文舉樽昭陵自一閟真跡不復存予今獲此本亦可比璵璠翰林

學士承旨中書舍人易簡於玉堂北軒書

京兆章惇觀

洛陽富弼觀

高平范仲淹嘗守會稽郡游蘭亭曲水今復觀斯文於才翁東齋足為佳遇慶歷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題

慶歷中襄知福州才翁為監司相從二年故所藏墨跡奇書多亦傳摹善本後於京師王渙金吾借觀渙暴卒凡七本皆亡今攬禊文不覺歎息襄題

明年夏四月才翁過宋觀於沙館堯臣題

沈遘章岵晏崇治平二年正月十九日金山共觀

在都覽蘭亭不一今觀蘇令家本殊佳其河南摹者矣

嘉祐二年七月十八日河東裴煜於吳江題

平生閱蘭亭本為最多此其優乎當世題

丙午閏正月十三日觀於太原燕堂薛嗣昌元宗題

汝南許彥先熙寧五年九月四日銜命赴二廣別大雅

於司農直舍出蘭亭古本同觀之

范淳粹

熙寧丁巳歲河南范子竒題

純老彥祖巨源成伯子雍完夫正重子中敏甫子瞻子由同觀熙寧十年三月廿三日書

汲郡公吕大防觀

葛蘋 闕

米芾

武功郡侯蘇寶 一本寶作賔 元祐辛未三月二十一日

右蘇易簡跋唐人所摹王羲之書蘭亭序 臣米友仁鑒

定真跡恭跋

右軍禊帖真跡世不可得矣可見者唐摹耳而唐摹之真者亦復不可得予前所見三四本大率有米家筆仗波戈趯磔無一出於自然故為奇詭以驚俗眼殆元章所戲為耳此本乃吾友劉廷美所收者蓋蘇武功家故物也有慶歷治平嘉祐熙寧元祐諸賢題識以為褚河南摹者今雖不可知其是否然視他人獨得晉人筆意要非唐人不能到也予從廷美借之試臨一通未竟有

盜竊之而去其夕予與葉及齋湯東谷會廷美飲劉草窓所因以告之廷美無惜言而有惜色予愧且悔方共謀使人物色而求之飲間忽有報得盜者已而家童果追帖至予因笑謂廷美曰昔昭陵之藏以為溫韜所發今河南之摹又復遭此何禊帖之誨盜耶是亦尤物也請歸璧於子昔程夫子謂書札一向好著亦自喪志今予不能用夫子之言而好是一過也而借人之好以為好二過也又不能防盜而幾失之三過也一舉而三過

集焉敢不改圖輙題其後以識吾過吁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觀者尚亦有所警哉景泰辛未秋孟之十有九日翰林徐叔子珵題

此帖今為宜興尹氏所藏應禎每過荆溪輙從先之借觀今復與太僕卿李廷芝瑞卿同閱敬為之題成化十五年四月二日吳郡李應禎

唐歐陽率更夢奠帖

仲尼夢奠七十有二周王九齡俱不滿百彭祖資以導

養獎重任性裁過盈數終歸寘滅無有得停住者未有生而不老老而不死形歸丘墓神還所受痛毒辛酸何可孰念善惡報應如影隨形必不差二

吉

右唐銀青光祿大夫太子率更令渤海郡歐陽詢字信本書仲尼夢奠帖七十八字前後御府法書二小印後有紹興小印合縫處古印甚多下跋一吉字未曉誰氏

庚寅十月購於楊中齋家悅生圖書亦曾入賈秋壑文

府率更初學王逸少書後漸變其體筆力險勁為一時之絶人得其尺牘咸以為楷範張懷瓘云歐陽真行出於大令自羊薄已後畧無勍敵獨永師持兵精練議欲旗鼓相攻歐惟猛鋭長驅永則破膽奪氣法書苑亦云信本行書蟬聯起伏凝結遒聳裁蕭永之柔懦拉羲獻之筋髓比之諸勢出於自得此本勁嶮刻厲森森然若武庫之戈戟向背轉摺渾得二王風氣世之歐行第一書也辛卯二月辛未重裝九日丁丑跋於嚴陵官舍金

城郭天錫審定真跡秘玩

歐陽信本書清勁秀健古今一人米老云莊若對越俊若跳擲猶似未知其神奇也向在都下見勸學一帖是集賢官庫物後有開元題識具全筆意與此一同但官帖是硬黃紙為異耳至元廿九年閏月望日為右之兄書吳興趙孟頫

唐歐陽率更子奇帖

新序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理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人

追追者返曰子奇必能理阿矣共載者皆白首子奇至即鑄兵以為耕器魏聞童子為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擊之阿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之遂敗魏師

古圯靜勝老人劉沐觀

廬山黃石翁觀

右唐銀青光禄大夫弘文館學士太子率更令歐陽詢字信本書新序子奇帖行書見於淳熙秘閣書目御府帖也歐陽平生愛書故事度尚帖子家夢奠帖皆是故

事夢奠帖暮年所書紛披老筆殆不可攀此帖精謹中歳書惜不刻石以永其傳也乙酉獲於廣陵甲午三月命工重装於錢塘金城郭天錫祐之審定真跡秘玩率更所書夢奠及子奇帖嘗獲觀於祐之郭公山房今三十年矣俛仰疇昔為之慨然泰定乙丑十二月廿又六日巴西鄧文原書

古人法書貴墨蹟而賤石刻墨跡具存筆意學者蓋有考焉此帖歐陽率更所書新序墨色宛然筆意具在善

書者宜寳之元統改元歲在癸酉十有二月番陽吳善題

率更令歐陽公書法在李唐朝居褚河南薛少保右則其妙可知矣拜觀新序一帖其筆力端重遒麗足為萬世法程學者烏可以片楮忽諸不特此耳吳興趙公書籤巴西鄧先生手跋亦足清玩也識者寳之大梁班惟志謹書

唐張長史春草帖

春草青青千里餘遼城落日見離居情知海上三年别不寄雲間一鴈書張旭

微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元祐壬申五月初吉

器之觀於承旨廳之東軒元祐癸酉五月二十八日

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元祐癸酉年六月晦日

心畫之妙洞見蘊藉河南耿南仲敬書

叔通觀於城東惠寂寺之山堂靖康丙午三月十日

長史書法昔聞其名今見其字起敬起慕宣和四年十

月中浣日梅山拙逸題

叔盎因謁安國獲觀長史真跡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壬子

寫字力出於不用力耳事有分定才不可强

漢舉嘗觀紹聖乙亥六月初一日題

至正辛卯十月十日伊吾榮曾與河東唐翚雲間邵渙同觀於賀谷

齊郡張紳拜觀於陳氏春草堂

余嘗見懷素書云鄰下見顔平原曰吾書傳得長史八法其平原尚師之而張草之聖則不待言而可知矣今春草帖即宣和書譜所載者宋内府收附不存及前賢印章數處亦皆磨滅後有元祐以降諸公題跋惜乎歲遠紙損不幸失於護持致令字畫細微斷裂此可為恨然精妙之神具存誠為世寶皇慶改元十二月朔日喬簣成仲山書

右張長史草書春草帖鋒穎纖悉可尋其源而麻紙松

煤古意溢目真足為唐人法書之冠晉跡不可復見得見此跡亦末世之希世珍乎顔平原書家之集大成者猶言杜詩韓文張法亦出於此也因與袁君子英獲觀

陳彥廉氏賞歎竟日壬子人日倪瓚題

少陵觀張旭草聖極歎其妙東坡題王逸少帖則詆張為書工昌黎石鼓歌又詆王為俗書是三公之言何戾耶蓋王之於石鼓張之於王其書固不可同語然詩人詞氣抑揚不無太過論者遂欲以為口實未為知書者

也亦未為知詩者也世人不以韓言而短王又可以蘇言而少張歟因觀長史春草帖偶書洪武紀元渤海高啓識

右唐張旭春草帖有宋名臣題識其一㣲仲觀於東府之東齋在元祐壬申其一師朴觀於樞府之前廳其一器之觀於丞㫖廳之東軒皆在元祐癸酉其餘乃紹聖宣和靖康時人葢壬申癸酉間呂公為左相韓公為樞密劉公為樞密都承㫖一時君子在朝共成元祐之治

自此歲後即非復元祐矣於是為紹聖為宣和靖康而宋運中圮此帖遂隨南渡入張循王家故有臣浚等印然則一紙之顯晦與宋之治亂相仍歟披玩之餘不勝歎息時洪武壬子之秋稽岳王彛識

昔人評張長史草書雖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無一點畫不該規矩者今觀陳彥廉氏所藏春草帖信然彥廉常作堂奉其母節婦莊甚孝顏曰春草忽得此帖於他方與名堂之義相符豈因孝感而致然歟抑物各有所

遇而偶然歟他日有子若孫因是帖也而思與堂符名則油然而興夫孝思自不能不以此帖為寶藏也後學張適識

唐顔魯公劉中使帖

近聞劉中使至瀛州吳希光已降可慰海隅之心耳又聞磁州為盧子期所圍舍利将軍擒獲之吁可慰也

右唐太師顔魯公書劉中使帖真跡著在宣和書譜南渡後入紹興内府至元丙戌以陸東之蘭亭詩歐陽率

更卜商帖真跡二卷易得於張繡江處此帖筆畫雄健不獨與蔡明遠寒食等帖相頡頏而書旨慷慨激烈公之英風義節猶可想見於百世之下信可寶也二月十有二日大梁王芝拜題於寶墨齋

顏太師之書世不多見不肖平生見真蹟三本祭姪季明文馬病及此帖祭姪行草馬病行真皆小而此帖正行差大雖體製不同而英風烈氣見於筆端一也此語豈可為不知者道哉鮮於樞拜手書

魯公書存世常見李光顔太保帖乞米帖馬病帖頓首夫人帖祭姪季明文允南毋商氏贈誥昭甫誥并此八本觀於此書可謂鈎如屈金點如墜石東坡有云書至於顔魯公誠哉是言也時大德九年歲次乙巳冬十月廿五日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張晏敬書

瀛州帖視魯公他書特大而凛凛忠義之氣如對生面非石刻所能髣髴也余平生獲見真跡二小字麻姑記與此耳嘗有云桃源在何處迺見世道汙所以顔魯公

細字記麻姑事近荒忽特賢者適嬰多虞世降俗陋假
異境以明其志殆予欲居夷也維魯公忠貫日月功載
旂常固不待善書名於代况筆精墨妙若是耶昔桓伊
渡江傷晉之弱及見王導輩語則知有托足之地余於
是觀公翦擒之快亦知夫唐孽未息與史侯處厚尚義
士也曠歲月而得之非尚義者不出示非其人處厚知
所尚哉

右唐魯郡開國公太子少師顔真卿字清臣書劉中使

帖真跡四十一字公嘗學書於張旭得屋漏雨法衍游京師覽公書最多衍之所藏送辛晃序顔昭甫殷夫人二誥爭坐後帖朝回馬病帖皆經宣和紹興御府然俱未若此帖之雄放豪逸豈特入季明之室將與元氣爭長昔人云書一藝耳茍非其人雖工不足貴也惟公可以當之至大己酉中秋日拜觀於蘭谷大卿史侯之第

蒙城田衍題

太平之日生長京師乃得會觀諸名公法帖故能考其

筆法辨其真偽也如顔書且勿論碑本今專審其墨跡如乞米李太保馬病皆真行祭姪文行草字如錢許大四帖相若皆白紙頓首夫人行書淡黄紙字亦錢許大昭甫誥正書甚嚴整有力白紙字亦錢許大全肖碑刻允南母誥寸五大字筆力不及白紙此劉中使帖字最大觀其運筆點畫如見其人端有闗捷慨然効忠之態真希世之寶也時於明牕淨几展玩之餘收卷三歎後之學者非不屬志米芾所謂心會而手不遂也闗中常

用東坡硯山谷墨敬書於勸學齋

北燕喬簣成仲山觀

唐懷素自序帖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睹前人之奇跡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游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絶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胸略無㮫滯魚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為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末行又以尚

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韓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渭賞其不羈引以游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兹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吴郡張旭長史雖資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詳特為真正真卿早歲常接

游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涵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嘆不足輙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絶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之奔蛇走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之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逵云筆下惟看激電流字成

只畏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懐素之為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總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瑝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灕纚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竒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懐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間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叫絶三五聲滿壁縱横千

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

愚劣則有從父司勲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

侶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詞旨激切

理識玄奥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增媿畏耳時大歴丁

巳冬十月廿又八日

大中祥符三年九月五日前進士蘇耆題

四年嘉平月十有八日直集賢院李建中看畢題

昇元四年二月日文房副使銀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

丞臣邵周重裝崇英殿副使知崇英院事兼文房官檢

校工部尚書王闕

題懷素自序卷後

狂僧草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歴年堪與儒門為至寳

武功家世久相傳

太子太師致仕杜衍記時至和甲午中夏在南都

草書有妙理惟懷素為得之元豐八年十一月廿五日

蔣之奇書

世傳懷素書未有若此完者紹聖三年三月子諤居高

安前新昌宰邵君出以相示予雖知其奇然不能盡識其妙余兄和仲特善行草時亦謫惠州恨不令一見也

眉山蘇轍同叔記

崇寧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觀邵䚦

辨老方艱難時流離轉徙江湖間猶能致意於此可見志尚又獲觀伯考少師品題併以嘉歎紹興二年仲春廿日陽羨蔣瓅

藏真自叙世傳有三一在蜀中石陽休家黄魯直以魚

箋臨數本者是也一在馮當世家後歸上方一在蘇子美家此本是也元祐庚午蘇翃攜至東都與米元章觀於天清寺舊有元章及薛道祖劉巨濟諸公題識皆不復見蘇黄門題字乃在八年之後遂昌郘宰疑是輿宗諸孫則蘇氏皆丹陽里巷也今歸呂辨老辨老父子皆喜學書故於兵火之間能終有之紹興二年三月癸巳

空青老人曾紆公卷題

藏真草聖所閱多矣未有如自序之精妙筆法走龍蛇

悉具於此壬子閏夏五月保之行父景晉同觀

令時夏日與劉延仲呂辨老過都統太尉王公觀法書名畫如行山陰道上映照人目殆不可言遂知兵火之餘珍奇大都莫此若也因見辨老素師自序一洗累年胸中塵土是真幸會紹興二年五月十二日趙令時德麟題

辨老藏懷素自序後有先人題字蓋紹聖三年謫居高安時為郃叶稽仲書也不知流傳幾家以至辨老紹興

癸丑三月九日遲觀於婺女馬軍橋潘氏之第

紹興癸丑三月廿七日洛陽富直柔觀

內閣石刻

工部尚書臣王紹顔

此素師自序前紙糜潰不可綴緝僕因書以補之極媿糠粃也慶歷八年九月十四日蘇舜欽親裝且補其前也

匏菴臨本

荆門守徐君泰以所得此帖見示賞玩累日既為題數語於後矣將持去欲摹一過恐涴其真輙以乾筆彷彿大畧雖形神氣韻索然相遠時出覽之亦或有似人之喜也成化十四年四月望日吳寛在醫俗亭書

懷素自序帖余嘗見宋昌裔所臨一本然多自出已意吾疑其相遠及得原博先生所摹透逦曲折具得禿翁之意於是益知宋之不類也豈臨書家非才忝力及有不可以易致與米元章書史載蘇沂所摹自序帖一如

真跡不知於吾原博者何如惜予不得而並觀之也庚子歲正月庚子坐日色中展翫因書之崑山陸釴

蘇黄門題此帖時恨不令吾兄一見後東坡得見之則曾空青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坡翁跋語而山谷觀於石陽休家又得其說於名臣言行錄因具錄於後見蘇黄為一代書宗所以評自序者如此以為博古者之助耳跋語云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巽所藏者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當世

又獲其三雖所從得異者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予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其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儻蕩本不求工所以能工如此如没人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有道者耶言行録云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飲寶梵僧舍因作草書數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所以但云恐公未見藏真真跡某心竊不平

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於石陽休家諦觀數日怳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前作可笑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成化十六年正月廿五日寛再書

唐懐素酒狂帖

酒狂昨日過楊少府家見逸少阮步兵帖甚發書興也顛素何可以到此但恨無好紙墨一臨之耳比月獻之月闕帖内數字遂與右軍並馳非後人所能到一點一

畫便闕新奇一法此乃得鍾繇弟子宋翼三過波藏鋒法酒狂見此遂大吐出胸中霓耳千文早晚納去侯楊生縛筆至可為也兹不具闕狂闕藏真太師丈足下十年揮素學臨池始識王公學衞非草聖未須因酒發筆端應解化龍飛楊凝式鑒定

王逸少臨鍾繇書後跋尾是唐僧懷素書楊凝式鑒定

寶寧賜玩記王詵寶寧賜第

庭堅觀

倪瓚八月十一日觀於耕漁軒時積雨初霽殘暑猶熾王季耕自其山居折桂花一枝以石罌注水揷花著几格間戸庭閴寂香氣郁然展玩此卷久之如在世外也

癸丑

唐林藻深慰帖

辱問知所苦已減退深慰也承廿七日發時熱如此疾未全瘳冒犯而行得否善自度之如料氣力未禁何如改告別作逗留顧審已而動勿使道路重復轉更栖遑

澡邪日送歐陽四至横灞歸來便屬馬脊破爛潰特甚不堪乘騎數日來都不出入雖不得數至閤疾常令問中和知減損將謂程寛且將息不知發日頓近明後閤假得鞍乘當奉詰未際預懸離別之恨恨也拙序不足奉揚盛美過言見謝無乃外與崔鄭歐陽詩付往章八元陳羽各有一篇未能取得續附也諸公處申意尋當與達即冀展奉無復寒暄不宣藻拜手廿三日

郭郎少公執事闕先所仗寫文卷閉亟撿出續令往取

謹問

唐林藻書世不多見今觀此帖意韻近古字字圓熟甚可崇尚當寶惜之匆匆延祐丁巳閏正月八日員嶠真逸河東李倜敬題

唐林藻深慰帖曾入宣和御府今書譜中止存此帖予獲收之愛其不經意中天真爛然誠可法也疇齋張仲壽題於有何不可之室時延祐戊午九月望日

古人能書皆善用筆故舉措即有一種風致此卷世不

多見識者宜寶之也黄中敬題

林藻書跡世所罕見此帖遒勁濃纖間雜參錯如冠冕珮玉之士慷慨論議於廟堂之上壁立萬仞而以慈祥豈弟發之唐人中丁丁者也雜之魏晉書中未易優劣

嚴陵邵亨貞識

宣和所藏唐林藻深慰帖即此卷也靖康之難幸脱兵火之厄而歸紹興秘府祐陵謂其書婉約豐妍得智永筆法當時博采止得此帖况後世乎彦廉當慎寶諸汝

陽袁華識

唐自太宗置弘文館為教養之地故一時習書者隨所見聞能造其妙林藻蓋得智永之法而精者也此卷不經意書而婉約豐妍纖悉具備孫過庭云書時有乖有合此蓋得其時之合也宜寶藏之句吳張適識

右林藻深慰帖藻字緯乾莆田人父披為華陽郡守有子九人世所稱九牧林氏者也藻貞元七年進士嘗試珠還合浦賦人謂之神助官至嶺南節度副使有書名

而傳世甚尠宋宣和書譜所載惟此而已今唐帖如歐虞顏柳世所盛傳者皆不復多見况其餘乎此帖僅一紙歷數十紀而不失可謂難矣匏翁其永寶之李東陽志

唐臨十七帖

此帖唐人書無疑得子昂完補遂成全物當與蘇子美補懷素自叙同一珍秘視朱跡為道玄者異矣鄧文原臨書如九方皋相馬遺其玄黄筆意洞達妙在轉摺若

拘然位置不復有神韻矣唐臨十七帖較閣本多異此卷紙品墨色真數百年物宋惟蘇才翁米襄陽得此妙解能書者必能深辨袁桷

觀補者之難能則知臨者之不可及觀臨者之不可及則知想像所臨者如飛仙神龍之不可測識矣桷又題

此特唐人所摹搨其筆意沉著已如此不可及況真蹟耶楊載

松雪補書固不逮唐人然風氣自可相較恨不及見青

李來禽真跡與此臨本又當何如耳張雨

松雪翁負書名於當世然八法回斡之際真不媿古人觀唐人所摹帖不完處數行但神采沉著處知公不逮古人多矣觀者粲然奚待贅述雖然渡江以來二百餘載鮮能與公並駕者後此以往又未審孰能繼之臨風慨歎陸行直

右唐人所臨王右軍司州等三帖用筆沉著轉搯熟圓自歐陽法中來至其妙處從容中道誠書家所不可無

也吳興趙翰林補其不足前人已評之故不論平原陸
友仁好論書座中見此帖謂楊漢公所臨良是柯九思
吳興趙文敏公以書法稱雄一世觀其手補唐人所臨
右軍司州贍近漢時三闕帖殆如叔敖優孟雖神采不
無渺茫之殊見者當未易辨也項炯
右十七帖真唐人所臨本沉著清勁蓋未易得間缺數
行而吳興趙松雪補之好事者所收闕其三帖自諸從
並數有問至不信其告於是博采之而三帖復得於戴

氏厚甫之家宛然為完卷此豈偶然也哉神物離合固自有時不翅干將之與莫耶也邵君文伯好古博雅一旦得其全於遺求分散之餘足以知其嗜好之篤幸寶藏之蔣堂

五代楊凝式起居帖

行住坐卧處手摩脇與肚心腹通快時兩手腸下踞踞之徹膀腰背拳摩腎部纔覺力倦來即使家人助行之不厭頻晝夜無窮數歲久積功成漸入神仙路乾祐元

年冬殘臘暮華陽焦上人尊師處傳楊凝式

右楊凝式書神仙起居法八行臣米友仁鑒定真跡

恭跋

釋文米友仁書　德有鄰賞　西秦張氏家藏之寶

永興軍節使之印　西秦張徵　庋藏寶玩　真賞

楊少師書山谷比之散僧入聖其微妙可知矣殆與李

太白識郭子儀同道至元戊子立春日左山商挺題

米元章云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縱逸類顔魯公爭坐

位帖余家收楮紙上詩紛披老筆王荆公少嘗學之人不知也野齋新得神仙起居法一帖喜以見示野齋有美疢在兩膝能依此法用工久當獲奇効也至元戊子暮春既望信安留夢炎

真賞　希世藏　杜朋章　祁國之裔　杜朋　杜氏　紹興　西秦張徵之印　悦生　惠齋清玩

真賞圖書　紹興

趙氏鐵網珊瑚卷一